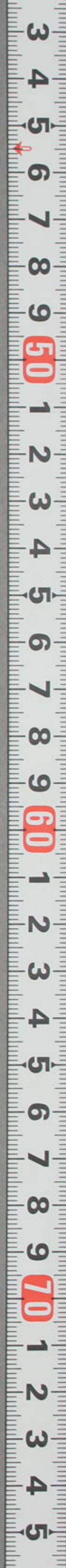


通志壹經解

512
1411
981



門口 12
第
卷

論語集註通證卷下

新安後學張存中編

○先進篇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縮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顏路請子之車章

脫驂以賻之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



子貢說音脫驂音參而賻音附之驂馬曰驂賻助也以馬助喪用也

門人欲厚葬之章

喪具稱家之有無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

無惡乎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

縣音玄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閔子侍側章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文

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

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緘從之介被甲與緘豚欲以盟追孔悝於厠強

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

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路也為孔氏邑宰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

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

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

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太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

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由之瑟章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辯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居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

柴也愚章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避難而行不徑不竇

弟子行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致思崩贖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億則屢中章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贊子貢曰以禮

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

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

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

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畏於匡章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國語晉語欒共音子曰欒共子名成謚曰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

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

非師則無以開示訓誨雖生而不知所以俱生之理與禽獸何以異哉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已師之所

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子畏於匡以顏淵為死是時顏

路尚在此在師為師也史傳紀忠義凡死於君事者皆不得顧其親蓋移事父之道以事君忠孝無兩全之理此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

報賜以方人之道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古者學而後入政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宗廟之事如會同章

時見曰會眾覲曰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

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有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

點爾何如章

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

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

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

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二十餘歲

合居其次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

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如事事之事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不事丞相之事

人皆有兄弟章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禮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膚受之愬章

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剝六四象曰

盍徹乎章

魯自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于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

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

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齊景公問政章

孔子適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

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二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二年齊侯使晏嬰

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

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

先豆區音烏侯反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

釜十則鐘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為鐘乃大

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

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

釜皆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預注相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

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政二入於公而

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

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也則足者多故履賤無用踊有用故貴民人疾痛

而或煥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

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

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式鼓反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

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小惰陳氏而不亡則國

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

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

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

諸

子鬻如之子荼嬖

諸子庶子也鬻如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其為太

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

二子子間

音開

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

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

高張寘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邑

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

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六年

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

是為悼公

使朱毛遷

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完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

族益強民思田氏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
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
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
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
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
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
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悼公
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代立是為
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
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闕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

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
修整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媼
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
奔田氏之徒遂殺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釐是
為平公平公即位田恒為相田恒言於平公曰德施
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
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恒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
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
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
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

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子路無宿諾章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

音亦以句繹

音亦來奔

射小邾大夫句繹地

名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

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

季康子患盜章

康子奪嫡事見春秋傳

左傳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

正常桓子之寵臣欲

付以後事故勅命勿從已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

生男告父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

肥康子也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

子在朝

在公朝也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

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

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

視之

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討者

○子路篇

子適衛冉有僕章

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二月上始帥羣臣躬養

三老五更于辟雍

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五老者人知五行者代之事者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昭明天下者

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帝帥羣下之臣則奉養之于辟雍天子之學

三老五更皆服都

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表冠進賢

古緇布冠也又儒者之服也前高二寸後高三寸長

八寸公侯三梁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冠三梁冠黑介幘

扶玉杖

策玉飾之杖

五更亦如之不杖皆

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也

吉日也

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

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安車坐乘之車也以蒲裹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遣使者以此車迎三老

五更就車

天子迎於門屏交禮

報拜也

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

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南三公設八九鄉正

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

祝鯁在

前祝體在後

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

五更南面三公進供

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

初祀周公至此乃罷

更以孔

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

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

太宗幸國子監觀釋奠孔聖之禮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幣帛有差

生能通一經者得署

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負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

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

秀艾挾策負素空去聲集京師文治燭于貴反勃興於是新

羅新羅弁韓苗裔也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自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百里高昌直唐京師西四

千里而贏其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八二扶餘別種也直唐京師六千里而贏濱海之隅西界越州南倭白濟而贏濱海之隅西界越州南倭

北高麗皆踰海乃至東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十五種散處河湟之後高

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渡遼水與營州按此鞞鞞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唐京師五千里而

等羣酋反長上聲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

人紆侈袂曳方履閭閻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苟有用我者章

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見孟子萬章下

冉子退朝章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徵字玄成太宗拜徵特進知門下省事魏州曲城人文德皇后既葬文德后即太宗

后也后死而既葬是為昭陵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

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

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獻陵乃太宗之母陵也昭陵則臣固見之

帝泣為毀觀帝感悟徵言之幾泣而遂毀其觀

定公問一言章

如幾如式

詩小雅楚茨如幾

音機如式

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與是也

○憲問篇

愛之能勿勞乎章

禽犢之愛婦寺之忠

東漢揚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

之甚對曰愧無日磾

讀作密低

先見之明猶有懷老牛舐

神言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詩大雅瞻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蓋其

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

為命禪謀草創之章

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

鄭印段廷

干況反

勞於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

報印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

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執之有濯也

濯以救執何患之

以上又子辭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其貌美其才秀

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為

知諸侯所欲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

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

得所謀也

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故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章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而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

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取於人音丸音符音蒲之澤音崔音符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

子西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

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君王之惡國有外援

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召

仇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定公六年吳大子終累敗楚舟師終累闔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

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帥之師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敗于繁陽陸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音若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

楚賴子西以安南人謂陸為陵

卒召白公以致禍亂見大學或問下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

大節謂節義也倏徒甘反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

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

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

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

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

少長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

奔邾臧孫入夾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氏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十月孟

氏將辟婢亦反藉音借除於臧氏辟穿臧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

助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

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

出奔邾魯南城東門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出蔡

龜龜因號大龜為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

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

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

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從

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桓叔敢不辟邑

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與之田邑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齊桓公霸

諸侯攘夷狄尊天子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奔我諸姬甘心黨楚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牡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牡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音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履所踐履之界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界北至于無

棣索隱曰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爾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盛之以貢周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周成王之孫南巡

寡人是徵徵亦問也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蓋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其罪師進

次于陘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服陘隰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夏楚子

使屈完屈完楚大夫師退屈完請盟故退師次于召陵次于召陵之地以聽楚成

文公則伐衛以報之而後以兵勝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故也

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泥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

申取五鹿衛地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

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說音悅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

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

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因其兇

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賢人

執曹伯分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生於晉師曰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

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衛曹以為功

不可失矣

言可伐先

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

而忘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

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

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

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

師已已晉師陳于莘北云云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桓公殺公子糾章

春秋傳齊襄公無道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二人皆齊大夫戍守也葵

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甚戍公問不至

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

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

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十二月遂弑襄公而立無

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

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傳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九年春雍

廩殺無知雍廩齊大夫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

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

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他活之堂阜齊地東

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音

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使相可也公從之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

九春秋傳作糾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攜

師曰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大師

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大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

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曰父非錯刻峻

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厲王驕恣

不用漢法出入敬言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文帝重自切責之

也重難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

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

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韋昭曰子糾兄也弟者諱也

秦始皇殺兩弟

遷其母以安秦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唐書魏徵傳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

太子建成也洗馬官也

徵見秦

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

秦王世民也建成弟封為秦王

太子敗

世民伏兵於玄

奈何

也閭閻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

其直無恨意

也器重即位

太宗即帝位拜諫議大夫

王珪傳

珪字玠叔世居郿僧辯之孫

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

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

太子王功高相備忌有隙

帝責

珪不能輔導流寓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

公叔文子章

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

見前孔文子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詩大雅抑篇

陳成子弑簡公章

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于我也事在六年及

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諸御

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

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子舒州甲午陳恒

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側皆反而請伐齊三

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

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禮檀弓下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地而豬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夫蘧瑗今年所行是則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

於是之而卒訕與屈同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

以德報怨何如章

見老子書

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修己以敬章

四靈畢至矣

禮禮運四靈以為畜許又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原壤夷俟章

母死而歌

禮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

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章

母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上

直哉史魚章

死猶以尸諫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

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

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

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勅戒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而與之言

皮冠田獵之冠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

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

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
 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
 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
 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相之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
 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

與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
 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
 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
 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
 處焉

顏淵問為邦章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皇極經世書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以數
 推之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十二而三十三十而十二至寅上方生人物是開物堯時會在巳午之間戌上是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矣吾得夏時焉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大戴記有夏小正篇

木輅也

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勾車夏后氏之路也

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大路木路也

周人飾以金玉

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

玉在馬曰路

金路象

路革路木路

不鞞以革漆之而已鞞其干反

周冕有五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

玄冕

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

章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二章裳一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章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九冕服皆玄衣纁裳

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

禮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音促數音朔煩志齊音敖音傲辟音僻喬音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孔子以為不仁

詳見公冶長臧文仲章

君子義以為質章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易坤卦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相師之道也章

瞽必有相

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

百人眡音示矇三百人

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智者以眡為大師少師眡讀為虎眡之眡矇明目也

矇掌大師之縣音玄凡樂事相瞽

相謂扶助矇矇作樂眡矇扶之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清齊地齊北盧縣東

有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

何求曰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子無孺子洩帥右師

孺子孟懿子之

子武伯顏羽御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

右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

冉求之師

獲甲首八十齊人

不能師宵諫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

定公十三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

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

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

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

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

於是使人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

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

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

孔子自陳遷於蔡冉有為季氏

餘見子罕篇

是時四分魯國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羅中軍季孫稱

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

一軍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

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皆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左傳定公十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誣逐公父歆

及秦盭皆奔齊歆即文伯也傳言季氏之亂八年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子

公山不狃費季氏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仲帶之孫故五人因陽虎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虎自代懿子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州仇也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

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其土大弓

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

哀公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

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三桓亦患公之安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游

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

死乎問已可得以壽死否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

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

孫子邾乃遂如越

天下有道章

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

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

律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祿之去公室章

殺子赤立宣公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

私事襄仲宣公長上聲而屬諸襄仲屬音燭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也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

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襄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

又曰桓子為家臣陽虎所執見前家臣屢叛下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

五伯篇或問聖人有訕乎訕與屈同曰有曰焉訕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訕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訕曰訕身將以信與伸同道也如訕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為費宰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居吾語女章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曲禮上

鄉原德之賊也章

荀子原懿註讀作愿是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

王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愨而純慤又詳見孟子卜卷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章

吮癰舐痔

莊子雜篇列御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瘞

者癰壓疽之屬也得車一乘舐痔者痔漏下病也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前漢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由角反吮之上

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

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士客反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齧

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

恨通繇與由同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士喪禮於是乎書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四時取火

周禮夏官司燿古煥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

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柞櫟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

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

禮間傳父母之喪既殯

音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于口朝

溢米

二十兩為一溢早膳時用一溢米為粥

莫

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

按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

食粥齊衰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不緝謂之斬衰緝則謂之齊衰

疏食水飲

疏食麤之飯

不食菜果大

功之喪不食醯醬

可以食菜果矣

小功總麻

五月三月之服

不飲醴酒

食醯醬矣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

可以不食粥矣

不食菜果期

而小祥

期而服練謂之小祥

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再期而服緇謂之大祥

有醯醬

始得食醯醬矣

中月而禫

大感反即祥月中而服禫

禫而飲醴酒

醴酒味薄故得食之

始飲

酒者先飲醴酒

未忍享厚味也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未忍銜新品也

賢者之情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不敢過故必俯

而就之

禮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

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

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

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太師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
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
彼為象箸必為玉楮為玉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
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
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
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
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
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
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

三言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
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
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
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
牽羊右持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
其位如故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孔子去之事見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

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

稽而不可軌法滑稽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

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倨不遜也傲慢也言倨傲自不可屈下於人也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

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

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

先細民也後景公數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

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

御季氏為正御最貴孟氏為下御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

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饋女樂章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空寇攝行相事

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空定公十四年孔

子年五十六由大司空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

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

國政二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

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

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
 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馮遺魯君陳
 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章

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
 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
 京師而立之傳公周也生十四年矣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
 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
 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逸民章

少連稱其善居喪

禮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
 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

見泰伯下

大師執適齊章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音又皆令奏鐘鼓大食朔月月半

以樂有食時也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黯黑貌幾然而長詩云頤而長兮眼如

望羊望羊視也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

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子張篇

君子有三變章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柔溫潤似仁

也縝密以栗知也縝緻也栗堅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章

於變時雍

書堯典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沃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天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我朕言不再

商書湯誥之辭

王曰嗟爾萬邦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

朕弗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夏尚黑

禮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

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

翰色白馬也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

用駢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

周書武成

賚所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章

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史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

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章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

項王邪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

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

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喑於金噁鳥故叱馬力咤竹駕反

意鳥粹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人有疾

病泣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刻五官反

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遷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

名雖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

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

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

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論語集註通證卷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通證卷上

新安後學張

存中

編

序說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學行篇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

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

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韓子有言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時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

瓠音護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桃之乃得物大如以女配

槃瓠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

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

衣裳班闌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

其後滋曼號曰蠻夷

○梁惠王上篇

萬乘之國章

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于

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

屬馬萬二千五百人屬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

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一成九百頃一同九萬頃一畿九百萬頃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一丘之地十六井也計田一百四十四頃一井八家計二百二十八家一甸之地六十四井也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

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

是謂乘馬之法甲士在車上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沈斥水田鳥園也術大道

也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淵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也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于戈素具

河內凶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胥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

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

凡服

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季猶穉也服與相宜用穉材尚柔勃也服牝服車之材

令萬民時斬

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禮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禮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

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

胎天飛鳥毋麇毋卵

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易泰卦象曰

寡人願安承教章

謂之芻靈

禮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

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

乎哉

俑木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乎生人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

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

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正義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

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兵按龐涓敗即此地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梁

去聲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

梁

元里少梁皆魏地名

後魏又數獻地於秦

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

音昂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

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

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

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

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

破之於襄陵得邑八

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章

詩小雅巧言之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

他聲反

鼂

士咸反

兔遇犬獲之

○梁惠王下篇

王語暴以好樂章

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音酷作

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音護武王

作武周公作勺讀作酌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

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

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

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

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

物不足以講大事僖伯公子姬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

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

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

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

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禮入國而問禁

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交鄰國有道乎章

文王事見詩大雅

綿八章肆不殄

田典反

厥愠

紆聞反

亦不隕

韻敏反

厥問柞

子洛反

棫

音蒲具

域拔

反

矣行道允

吐外反

矣混

音昆

夷駮

徒對反

矣維其喙

呼貴反

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眾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窟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勾踐越王事見國語史記

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同云越王興師伐吳

越王勾踐祝融之後芊姓吳王夫差太伯之後姬姓越王伐吳

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

音快

夫椒

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

古外反

稽

會稽山名今在山陰南七里

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

范蠡字少

伯越之上將軍也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何彘對曰持滿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

許而身與之市

正義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買貨易以利此是實傾危之計

勾踐曰

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正義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和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成者平也求

於吳也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臣種敢告下執事

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

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真可誘

以利請間行言之

間行猶微行

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

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
嚳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
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彘良臣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密人侵阮徂共之眾

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音恭王赫斯怒爰敷其旅以按音過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

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荆州共池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他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之不恭是以如此

師行而糧食章

君行師從

左傳定公四年三月君以軍行被社豐鼓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

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聲為豐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

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

禮樂記宮為君宮絃最大用八十一商為臣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女宮

如臣次君者也角為民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為劣比物為優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者

也徵為事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羽為物羽為水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

絲十八五者不亂則無怙處上反懣之音矣一作懣

曰士師不能治士章

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

主六遂士上六遂縣士距王城三百里四百里

齊人伐燕勝之章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
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
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

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
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
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不聽政願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
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為齊湣
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告燕太子太
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
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
人恫怨百姓離亡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

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震生

鄒與魯閔章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國君死社稷

禮曲禮下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

大夫死衆士死制

效死勿去章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

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書萊

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禮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

之變

變當為辨聲之誤也辨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之宗廟者患謂見圍入也

○公孫丑上篇

夫子當路於齊章

文王九十七而崩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音汝下同何夢矣武王對曰

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

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

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

我四十不動心章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禮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

也縮直衡橫也又天子之棺四重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如齊侯襲莒之襲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侯襲莒輕行掩其

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輕遣政反

春秋傳曰戰不正勝

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

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

市廛而不征章

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

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塵

周禮地官司徒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市司

市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

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同價

而徵債音以質劑即隋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質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

還矣物要以賈音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越度告反而去盜以

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廼同而市百族為主朝市

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方萬反夫販

婦為主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

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

長二丈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紵布質布罰布塵布又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古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開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疇之稅家稅者出主徒車犂給跡役

禹聞善言則拜章

書曰禹拜昌言

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慄瞽

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

丘就時於負夏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

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交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陶丘亭壽丘在魯東門之北負夏衛地窳病也

○公孫丑下篇

天時不如地利章

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陰陽家金匱云得與無視孤虛謂樗蒲博奕以正時

六甲旬孤上坐者勝虛上坐者負伍子胥曰凡遠行

諸事不得往甲子旬孤在戌亥虛在巳辰甲戌旬孤在申酉虛在寅卯甲申旬孤在午未虛在子丑甲午旬孤在巳辰虛在戌亥甲辰旬孤在寅卯虛在申酉甲寅旬孤在子丑虛在午未

溫公潛虛易行王者吉相者臧休者平囚者否死者

凶

孟子將朝王章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宮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以玉為之所

以明信輔君命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故合云三也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微守其餘未聞也漢使者擁節 俟屨在外不俟車 在宮不

孟子之平陸章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郟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燕人畔章

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見前以伐燕為宣王事下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章

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

易乾卦初九文言

○滕文公上篇

滕定公薨章

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䟽食

禮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

夫公子眾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音暮一溢米食之無

筭士䟽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䟽食水

飲食之無筭納食用也財穀米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溢米或粥或飯居喪固病不能頓食隨需則食故無筭

眾士䟽食水飲妻妾䟽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士亦如之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

諸侯五月同盟至

同在方徽之盟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

姻至

踰月度月姻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苫非喪事

不言

周法兼用貢助

周禮冬官考工下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

為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

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

滕文公問為國章

周制為十一分而取其一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

地著謂安土

故必建步立

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畷畷百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畷公田十畷是為八百八十畷餘二十畷以為

廬舍

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

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

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

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

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互也農民戶人已

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

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

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溇鹵之地溇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

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

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

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

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

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

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

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視讀為示

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始知室家

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

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

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

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民
 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
 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
進上農工諸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
事業名曰登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

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

九月晉侯詭諸卒夕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此未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春

踰年之君其言弑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

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

周禮司徒鄉老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云百里內為六鄉外

如遂人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

田不井受但為溝洫

大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王有徑十夫有溝溝

上有畛之忍百夫有洫況域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古外

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別錄云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故曰泰素

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臯陶謨

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禮檀弓上事親有隱而無犯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去聲右就養

去聲無方

方猶常也

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勤勞辱之事也

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為制

事君有犯而無隱

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向之

言

左右就養有方

各有常職

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為制

又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

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禮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

去聲下同

於夫子乎

喪謂仕失

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

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

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黹。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

知不欲速朽也。

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

昔者夫

子失魯司寇，將之荆。

將，應聘於楚。

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言汲汲於仕得祿。

墨者夷之章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

○滕文公下篇

古之君子仕乎章

如士則執雉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

亦作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音工

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縉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先

雞取其守時而動

諸侯為藉百畝

禮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

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

古以為醴酪齊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

而庶人助以終畝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

共齊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於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芋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黍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

收而藏之御廩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

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

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未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

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

素積上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替蠶于蠶室奉

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大夫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

者及早涼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

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音揮

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于此也副禕王后之服

古

之獻蠶者其幸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

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

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士有田則祭

禮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

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

秋薦黍冬薦稻

宋小國也章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史記宋世家剔成弟偃攻襲剔成敗奔齊偃自

立為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

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

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

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離婁上篇

離婁之明章

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

前漢律歷志曰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淪

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

大夏西戎之國昆侖谷名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箛

同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

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

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七豆反三曰姑

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上音無下音亦呂以旅陽宣

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

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寔

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

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

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

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

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
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衫木綿阜帳一冠三載一衾
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為政不難章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麥丘齊地桓公齊君名
小白田獲也公獲於麥

丘之地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

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二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
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
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

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閭

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

三吾子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

羣臣百姓桓公佛音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

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

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平聲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

曰此二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

姐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

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

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也

昔者夏桀商紂之為君行無道臣
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殺紂以滅其

國此二君是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

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唐書白圭用鑄音博傳博憲宗方伐蔡

急於用度鑄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

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唾

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鑄

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

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

叛朝廷厭兵布衣柏著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

州以二子入韓弘與疾討賊弘滑州匡城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

質上從之重僧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

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再拜司從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

師帝從之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

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

天下有道章

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元方名紀其子長文名羣與

季方子孝先季方名謙紀之長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

諂於太丘

太丘名寔字仲弓潁川人嘗除太丘長故曰太丘乃羣忠祖父也

太丘曰元方難其兄

季方難其弟

言元方難為季方之兄季方難為元方之弟言二子俱有賢德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

西漢晁錯

音錯潁川人

賢良策對文帝曰愚臣竊以古

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

伯夷辟紂章

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

其先祖

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呂在南陽宛縣

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

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

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

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漢中都南鄭而三人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誣與屈同於一人之下而信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章

如李悝音恢盡地力

前漢食貨志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

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

田六百萬畝治勤謹則畝益三升

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山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

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

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

謂士工商也

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

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通鑑周顯王一十九年

秦孝公十二年也

秦商鞅築冀闕宮庭

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

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

阡陌

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云開田界道使不相干

平斗甬權衡丈尺

男女授受不親章

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人不足與適也章

書曰格其非心

罔命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昔者孟子二見齊王而不言事

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

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天下大悅章

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禹謨祇載見瞽叟雖多難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集註通證卷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通證卷下

新安後學張 存中 編

○離婁下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十月成梁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見左傳桓

公十 六年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亮名孔明字也琅琊陽都人謚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

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辟辟除也如周禮闈音昏人為之辟之辟

范震生

周禮天官闈人主晨昏啓閉

啓閉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

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闈

闈開左右行者

禮為舊君有服章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喪服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

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

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如晉錮欒盈也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闕任音壬

左傳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

桓子欒厲懷子盈也

范鞅以其亡也

怨欒氏

十四年欒厲強逐范鞅使奔秦

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

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

幾亡室矣懷

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

之徵

證其有此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

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著晉邑在外易逐

秋欒盈

出奔楚冬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氏之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

其圖之弗聽。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禮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王者之迹熄章

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王奕

侯鄭武公迎天子曰於古而止之其

故徙居東都一城於是王之尊與其

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

必表年以首事

左傳序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

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公羊傳作其辭則立有罪焉爾

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

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立有罪焉爾

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章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禮大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音殺去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逢蒙學射於羿章

然夷羿篡弑之賊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莫邦反圍而用寒浞土角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内内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虐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一家眾殺而烹之以食音嗣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是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五甲反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先縣

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處澆于過

古禾反

處殪于戈

過戈皆國名

靡自有鬲

周文做

氏收二國之燼

燼遺民也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

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康子

有窮由是遂亡

天下之言性也章

所謂天下之故者也

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

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荀子性惡篇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

新唐歷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

盡總會如初新五代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

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

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

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流

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

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

本於此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三百五十八
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

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職喪者掌守諸侯之喪禮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及卿

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

事

○萬章上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事見虞書大禹謨篇見上卷禹拜昌言下

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

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七計反舜二女娥皇女英也娥

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也

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媯源汭水出蒲州河東南山水涯曰汭按地記云河東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媯

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泉合流出谷西注河媯水北曰汭

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顛手等也

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惇厚謹敬也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離騷九歌大司命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音星

從息拱反長劍兮擁幼艾蓀獨且兮為民正幼少也艾美好也

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

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

見客來也因迎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人願

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
 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
 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
 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即中以為冠王
 曰即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
 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
 社稷為虛戾先王不食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艾美好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
 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史記卷之九十四伊尹一曰伊尹之自也
 史言伊尹自伊尹也乃為有莘氏媵
 康利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
 之事

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癰疽瘍醫也

周禮天官瘍音羊醫癰創也掌腫瘍潰瘍金瘍折時設反瘍

之祝之樹反藥劑音劑殺之齊才細反

史記作顏濁鄒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

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諧孔子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為匡人所拘孔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晉欲伐虢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來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對曰宮之奇之為人懦而不能強諫也且

少長於君君所之雖諫也必親而狎之乃使荀息假

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

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也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

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

莊周曰自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莊子田子方篇自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姓孟字百里奚秦之賢士本是虞人虞

被秦滅遂入秦國故飯牛而肥飯猶食之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

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自全也

○萬章下篇

孔子之謂集大成章

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益稷篇

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左傳莊公三十九年夏鄭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

釋例曰鳴

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謂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不然

無曰侵輕曰襲

玉終訕然也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

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

剝傷音綴

垂之如隊

直位反

禮也叩之

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

其物反

然樂也

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訕絕止貌也

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

前漢兒

五奚反

寬封禪對

寬于乘人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

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北宮錡問章

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府史胥徒也

大司馬司馬之屬
王相臣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

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此民及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諧謂其有才知為副長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豈王制王考之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

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之田方二

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士之不託諸侯何也章

謂之寄公

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寄公之

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

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

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進乃舍之

齊宣王問卿章

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

昌邑三仁見論語微子篇下

前漢霍光傳光字子孟票騎將軍諡宣成侯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

王子即位行淫亂光憂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

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

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

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即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孝宣皇帝

衛太子孫
号皇曾孫

告子上篇

性猶杞柳也章

荀子性惡之說也

見序說

性猶湍水也章

楊子善惡混之說

見序說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東坡蘇氏曰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諭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

三百六十六
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五峯胡氏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問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原性性也者與其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為者善焉而已矣中為者可道守而上下也下為者惡焉而已矣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章

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

通鑑綱目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

韓虔為諸侯

愚按分註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

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此非能使歌者貴能使歌者賤歟又按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吞炭漆身其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遊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是指趙襄子也襄子有子五人不肯置後立伯魯之孫完是為獻子獻子生藉是為烈侯然則趙孟晉卿也自襄子至烈侯之通稱乎

告子下篇

紵兄之臂而奪之食章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

鼓瑟耳

瑟樂器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音聲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得之和

括徒能讀書

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宋輕將之楚章

按莊子書有宋鉏者

刑堅二音

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拔音拔逆也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聒而鉗二音令也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
舍者也

先名實者為人也章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市力華還華去聲還音旋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

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

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

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

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

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

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闚殺二十

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陲而隅為之崩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

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

之盟陳牲而不殺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

之禁壹猶專也曰無雍泉專水毋訖糴訖止毋易樹子樹子毋以

妾為妻母以婦人與國事

與音預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者欲

前漢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執鳥之發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雁而後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

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復如陳

盡心上篇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章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

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

寸其形如履臚節撞少以為戲分部以擲博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為上

曰吾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

楊子取為我章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是也

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隱
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豪利天
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
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二
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聽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章

詩曰承筐是將

小雅鹿鳴章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

形色天性也章

踐如踐言之踐

禮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又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詩大雅烝民章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去聲
是懿德

齊宣王欲短喪章

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縗取

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為其妻

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

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

乾震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殉如殉葬之殉

禮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音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聲下同於

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

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

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盡心下篇

梓匠輪輿章

莊周所論

莊子天道篇公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匠氏名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

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並音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

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

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

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其不

通志堂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臆已夫

社稷次之章

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聚土曰封壇謂壇及壝也按白虎通曰天子

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今通制所議社壇自天子至大夫士一也無降殺與古制稍異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禮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音氏始為蜡蜡也者索

也索音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

先嗇

音

而祭司嗇

先嗇田祖也

祭百種

音

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尤表

音

啜

音

禽獸

饗亦祭也農為先農也郵表啜田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能為田除害也

仁之至義

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音為其食田鼠

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迎其神而祭之

祭坊與水

庸

坊以止水庸以通水

事也

以其事於我而祭之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

八蜡不通

不與諸方相通而祭

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以遺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稽大不理於口章

今按漢書無俚方言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

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

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曰以追彘章

追音堆 彘音禮

周禮所謂旋蟲

冬官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

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

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旋蟲者旋以蟲為師也今時旋有時能盤龍辟邪

城中之涂容九軌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

緯經涂九軌

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余皆容九軌凡八尺廣九軌積七十二步也涂一步也

充實之謂大

公室之視也

少也其上也言曰君子之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也

古之而指遠者章

古人視不一

禮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切不下於帶凡視上於

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效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章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莫然

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

真而我猶為人猗依音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平聲知禮意

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

禮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皙倚門而歌

荀子原慤音字皆讀作愿

榮辱篇孝悌愿慤以敦比其事業

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先化而愿

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